

新綠叢輯之二

遙遠的愛

茅盾序 郁茹作



愛 的 遠 遙

—1946—

行 印 社 版 出 強 自

新綠叢輯之二

遙遠的愛

著 者 郁 茹

發 行 者 自強出版社

重慶臨江順城街二二號

特約經售者 成都聯營書店
重慶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四版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關於「遙遠的愛」

茅盾

如果說「遙遠的愛」有着細膩的心理描寫和俊逸的格調，這是對的，然而還嫌不足。如果說牠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長的抒情的氣氛，而構成這氛圍的，又是那雖非縱橫磅礴但却醇厚深遠的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崇高的理想的執着，這也是對的，然而仍覺不足。

我們所以感到喜悅的，是因為這一部小說給我們這偉大時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個明晰的面目來了。自然，也還不會全部無遺地描出這時代的新型女性的豐采，故事的發展只到了女主角（羅維娜）終於堅定了自己的立場，認清了自己應該走的道路，——只到這裏為止；作者把女主角投入了新的生活以後又將如何更向上發展的一切都留待我們去猜度。可是從書中已經分析了的心理過程來看，我們有理由敢為這位女主角的前途無保留地慶祝。通過了仔細分析的內心鬥爭的過程，我們看見一個昂首闊步的新女性堅定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全身心貢獻給民族。

羅維娜的時代和二十多年前她的母親輩的時代可以說是不同了，也可以說仍然有點地方相同。二十多年前的「娜拉」，從禮教的圈子，從「傀儡家庭」中，挺身出走，要

做一個「堂堂的人」；現今的「羅維娜」，則要從狹的自私的愛的圈子，從舒適的然而使人麻痺的生活環境中，掉臂而去，——去做什麼呢？去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綫貢獻她的一分力量。二十多年前的「娜拉」跳出了舊禮教的圈子，可以安心滿意地蹲在一個角落——狹的自私的戀愛的角落；今天的「羅維娜」却不願安於這一角落，民族解放的戰鬥的號角在招喚她，她唾棄那兩人廝守着的狹的自私的愛，她的愛是擴大了，而且在擴大的愛人民愛祖國的事業中，她再不能允許自己把一個從這大事業中脫逃的人作為私情的愛的對象。然而這一昇華，却需要代價。小市民知識份子的羅維娜付出了痛苦的代價，她這一內心的鬥爭，便構成了這部小說的最有精采的篇幅。

我們的女主角不是一個無情的人。從書中的一些「點睛」的筆法看來，她還是個一往情深的人。她在私情的愛這方面，始終不會背棄了她的丈夫高原而轉注於他人。甚至當高原因為不了解她，因為自私而對她決絕以後，她對高原也未嘗懷恨。而最後，既已「情斷義絕」，從香港逃難出來的高原，落魄在半途，我們的女主角還接濟他金錢。高原呢，本質上也不是無可救藥的壞人；他最初也是獻身於民族解放鬥爭的大事業的，那時他比羅維娜進步。不過因為意志薄弱，後來就貪圖安逸，滿足於一個不愁溫飽的職業，一個小小的溫暖的家，且又不去了解羅維娜的內心的苦悶，以至一天一天精神上疏

遠起來了。

但問題不在高原。問題在我們的女主角。

當她既已見到高原一天天從時代落伍，既已感到他們之間的距離一天天在遠了起來，而且感到兩人間的危機將終不可避免而發生苦悶的當兒，她好像是個宿命論者，竟沒有什麼動作。私情的愛尚未轉移的她，對於高原的沉淪，對於他們中間的將要發生的危機，似乎不應如此冷漠。當然我們不應從故事的節章上去指摘作者為什麼不這樣而偏偏那樣，然而我們試捲卷一想，高原這人物在書中何其淡淡的像個影子一樣！高原這人物，沒有自己的存在；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如果作者在羅維娜內心鬥爭的時候又強調了她和高原的思想的鬥爭，那或者情形就不同了罷？如果把這影子似的高原充之以血肉，那總不是無意義的筆墨罷？照書中的故事看來，有好幾處都有給予高原以血肉的可能，不過我覺得上揭的一點或者是最切要的罷了。

另一個人物，雷嘉，也給我們以相同的印象。

在「雷嘉」這名字下，作者塑造了一個好的壞子。他和高原不同型，然而同樣地將爲這偉大時代所拋棄。他處處以前進者的姿態出現，但只是一個空論家——不，比空論家還要壞些，他是喜歡用前進的議論來裝飾自己，正像他老是要使得自己的西裝筆挺，

儀容修整一樣。雷嘉曾經是羅維娜的思想上的領導者，但當羅維娜戰勝了自己內心的矛盾而且決定投身於新的生活新的戰鬥的時候，雷嘉的漂亮的外衣褪下了，暴露出一個靈魂渺小的自私的原形來了。作者筆下的雷嘉，比高原要立體些；這是一個好的壞子。然而這壞子還沒描繪上足夠的血肉。照書中的情節看來，雷嘉應當不止扮演了女主角性格發展的陪襯的身份，但是直到故事結束，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書中之有這一個人，好像也只是爲了襯托我們的女主角。

雷嘉和高原在書中的作用，大致相仿。

甚至女主角的哥哥，羅維特，也是一個爲了襯托女主角而出現的陪客。更不用說那在開卷時上場而到故事快結束時又露一面的另一女主角柳菴了。

維特是怎樣一個人呢？作者告訴我們：在女主角的生活的轉變中，這位哥哥會起了決定的作用。少年的哥哥受了偉大理想的召喚而離家出走的時候，女主角的幼小的心靈上會有過深烈的激動，從此她生活的方向似乎便有了個指標；而在我們的女主角走完了內心鬥爭的艱苦的道路，正待舉步跨入新的一階段時，壯大了而且鍛鍊得頗爲堅強的哥哥又一度出現，接引他的妹妹走到新的戰鬥的環境，維特對於我們的女主角的性格的發展，有這樣重要，然而維特在書中只有側面的描寫。這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革

命的戰士，如果作爲女主角性格發展的導引體來看，我們原可不再苛求，但如此則書中唯一的男性的革命戰士落得了概念化了，而且他也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而被拉上場來的了。

高原，雷嘉，維特，這二位，都是對於女主角的生活思想的變化具有極大影響的人；用怎樣的筆墨來寫這三位，作者自有她的打算，如果誰喜歡在這些上頭提意見，那話就多了，而且大非必要；不過我們不得不說的，是這部小說的如此這般的處理人物的手法使我們發生了如下的感想：

女主角是有血有肉，光豔逼人的，然而滿場戲文，只她一個人在做，其他人物不過是攬百腳旂的跑龍套，或甚至只是一些道具罷了。

也許作者是有意爲之，也許是無意，但這部小說的這樣處理人物的手法和作者所採用的全書結構方式，是有連帶關係的。

全書的結構方式很單純，故事的展開處處以女主角爲中心。第一節是個冒頭，算是例外；此後，進入了回敘，我們就跟着女主角走，——我們從女主角的童年看到她結婚，又從結婚看到她苦悶，終於克服了內心的矛盾而毅然跨上了新的更有意義的生活；我們的女主角帶着我們遊歷了她生活的各階段，我們只從與她直接發生關係的場合才見

到了其他的人物，作者不會放開我們讓我們離開女主角而跟在其他人物的後邊看看他們各自的所作所爲。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這原是很謹嚴的結構方法；但如果弄成了處處須要主角帶路的局面，那就不是謹嚴而是呆板了。這部小說幸而還沒怎樣呆板，作者的抒情氣氛的格調作了適當的補救，但是成全了女主角，却把其他人物犧牲了。這怕是書中其他人物如高原、雷嘉、維特等等，都好像只是爲了襯托女主角這才出現的緣故罷？

故事的展開以主角爲中心而又處處由主角帶路者，倘用第一人稱的體裁，似乎更相宜。「遙遠的愛」好像是在第一人稱的情緒下採用了第三人稱的結構式樣。因有此鑿柄，於是影響到結構上的完整，例如第一節就不能和全書主要故事扣得很緊，也影響到主角以外各人物的現實性和獨立性，例如我們在上文討論過的各點，這是本書的美中不足。然而這一些技巧上的缺點都不能掩蓋本書在思想認識方面的讀人的光芒，也無傷於作者的煥發的才華；在整個上看來，我們有理由向作者要求更驚人的作品。

熱愛人生，認清現實，這在一個作家，比技巧熟練，其可寶貴，何止百倍；這在一篇作品中，其可寶貴，亦何止百倍。忠實於人生的作家又何必自餒。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遙遠的愛」目次

關於「遙遠的愛」（茅盾）·····	一——六
遙遠的愛·····	一一——一六四
校後記（以羣）·····	一六五——一六九
再版題記（郁茹）·····	一七〇——一七二

近午的太陽，逐漸地開始發着蒸熱。

裝載過重的輪船，從重慶開駛出來，現在正艱難地爬行在淺灘中，沉重地喘息着。太陽炙熱地晒到船艙中來，船上的旅客，被那軍調而有規律的，不斷的撼動弄得怠倦了，都困乏地打着瞌睡。

偶然拉一聲氣笛，岸上的峭峯絕壁就相繼地起了迴聲，沙啞而疲憊的音響，悠悠地拖過黃色的江面，迸碎在白浪和水沫當中……

在船頭的長椅子上，年青的女學生柳蓓，穿着綢緞的西服，手中握着一頂白色的漂亮草帽。她正用困倦而又倨傲的眼神，無可奈何地注視着江心的流水。

那件薄薄的鮮明的綢衣裏面，包裹着一個半舊式的小家碧玉所特有的纖細的身段，使人看了反會引起一種庸俗的感覺。她的臉長得很端正，一對秀麗的眼睛，沉滯地，帶着漠不關心的神情去凝望着一切，以致本來看去很美麗的臉龐，總帶着倦怠，而掩去了青春的少女應有的神采。

她生長在中產的家庭中，受過了中等教育；因為有溺愛的父親的管束，自小就養成她對於一切茫然漠然的習慣。她從來沒有自動地決定過一件小事，一切都聽從別人的指揮而遲鈍地過着日子。

抗戰後，她跟隨着一個中年未嫁的姑母出來了。姑母在一個中學當女生督導，而她就在她嚴厲的管束下唸完了高中。在這期間，她的父親寫過無數次信催她回淪陷區去，但是姑母却不放心她走那末遠的路，祇好作罷了。現在，那裏已斷絕了交迎，她只好拿着這一張畢業證書，依照姑母的指示，帶了介紹信來「婦女工作隊」尋找自己的出路。這在她還是第一次孤獨地旅行。她感到十分地寂寞無聊，永遠是奔流着的江水使她困倦了，但她又不願意和旁人一樣地去瞌睡。於是，她打了一個呵欠後，抬起頭來，她的眼光就懶懶地落到對面椅子上一個青年女子的身上了。

自從船啓碇後，她覺得那女子彷彿就沒有抬起頭來過。那個覆着短短的黑髮的頭，正靜心靜氣地俯在一本厚厚的書籍上，不動一動。

她有些吃驚了。

難道她是在看書嗎？她詫異地尋思

的確，每逢一個短短的時間，她的眼睛睜得見那書籍的輕輕的翻動；可是這樣已經

足足二小時了，她不信看書是能看那樣久的。

這件事引動了她的好奇心，她輕輕地咳嗽了一聲，希望那女子會抬起臉注意到她。可是她失敗了，於是祇能繼續地去研究她的服裝。

那女郎是穿着淺藍色的旗袍，旁邊還放着一件米色外衣和幾本書，下面也不過是白色的膠底鞋。

布料子，樣子也不美觀……她自己和自己商忖着；而且好像幾年前做的。於是她更興趣索然，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伸了一個懶腰。

那藍布衣和平底鞋使她不想再研究下去了，在城市住的時候，她能夠和幾個女友坐在臨街的窗口，研究過路仕女們的衣着和式樣，毫無倦意地過了數小時。所以她對於這一門倒是極有經驗的。

一個普通女人。她懶洋洋地替自己的研究作了結論後，又把眼光掉到船艙裏面去。這時輪船正準備通過一個險灘，船身在兩面激流中搖撼着向上行駛。她看見艙裏有一個很小很小的男孩子，離開了鼾睡着的母親，歪歪斜斜地獨自從艙裏摸索出來。

輪船震撼着，小孩子却努力地想到船頭上來。要滾下水去的！欄杆的空縫太大……她默默地望着那小孩，不在意地忖度着想。

浪打到船舷上來了，船身格格地左右側轉。可是孩子却在嘻笑，他攀着欄杆，蹣跚地移動着小腿，竭力想走過來。

要掉下江去了！她想。——他的媽媽却在睡覺，該死的女人，孩子要被淹死了呢！……

可是艙裏的人都瞌睡着，誰也沒有注意到孩子的事。

輪船在逆流中顫動起來；一聲響，那孩子已隨着傾斜的船身摔倒了，二隻小腳懸空地在欄杆外踢動……

『媽媽！』孩子本能地用脆弱的小腕抓住鐵欄杆，尖銳地叫了起來。

要掉下江心去了，柳蓓惶然地想到了，心血都湧了起來，握着兩個掌心的冷汗，她呆住了。……

而聽到孩子的極叫，對面那個女子抬起頭來了，她迅速地擲開書本，搶過去把他抓住……

船艙裏的母親驚醒過來，瞥到這情景，她站了起來，可是四股都在劇烈地抖悚，她哽咽地伸張着兩手，却一步都挪不開去……

『媽媽！』孩子在那女子的手腕中掙扎着，他的臉和嘴唇全發青了。

『危險得很！』那女郎把孩子送到臉色蒼白，兀立不動的母親的手中，她帶着微笑責備着她：『船上應該好好地招呼才好！』

女人戰慄地抱緊了孩子，二滴大粒的感激的眼淚，流落在失色的面頰上了。

那女孩子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來，嘴角上彷彿還留着斥責後的嚴峻。

『我的書呢？』她自言自語地四下尋找着。

柳蓓順眼一看，書冊恰好落在她的腳邊。

『在這裏！』她脫口回答出來。不知怎樣，在她的語調中不自覺地帶有一點愧疚，她甚至不敢抬頭看對方。

『謝謝您！』那女孩子看了她一眼，低頭檢起書冊，重新看了下去。

從那對她而發的三個簡單的音節裏，柳蓓忽然吃驚地覺察到那聲調是坦白和親切的。她悚然抬頭望着她，不自禁地對那個質樸的女子起了異樣的尊崇。

但是她却始終俯首在書本中

『剛才應該和她談談的。』她懷喪地想起來，百無聊賴地吁了一聲氣。

這次，那女子抬起頭來了，重新打量了她一眼後，她問：

『很無聊吧？要不要看看書？』

柳蓓吃驚地看着她。

在那相當豐潤的面龐上，她看到一對大大的眼睛，在那裏面閃着一種罕見的光輝。她的嘴角依舊含着嚴峻的紋跡；但是那清湛的眼瞳却分明地在微笑了，帶着善意的，彷彿能用它來從深淵中拯救出人來一般的光輝，微笑着……

『謝謝你！』她忽然地紅了臉，一面鎮定着微微震悸的心，欣喜地說，『但是書怎麼看得下去，船上這樣嘈雜！』

我們總算談起來了！——她喜悅地想。

『那末，我們談談吧。』那女子溫和地說。彷彿下了極大的決心似地放開了書，又微笑地打量了她一眼。

她也欣悅地窺看着她。

那女子在江風吹拂中昂着頭，她的形態是堅毅和冷靜的，祇有眼睛異樣地靈活，明亮烏黑的瞳神中，閃着千變萬化的絢彩……

在那平凡的臉上，不知有一股什麼力量，使得柳蓓起了一種死心塌地的，馬上想把自己的心靈奉獻給她，依附着她，永遠也不再分開來的強烈的慾望……

『你是到……？』那女子問，眼睛含着微笑。

『×縣。』

『那末是同路了！』她愉快地說。『去工作隊嗎？』

『是的。』柳蓓興奮地回答了。

『我叫羅維娜，是隊員。這次被派到分隊去的！……我們是同事了！』她快活地向她伸出手去。

柳蓓的臉更紅了，在那坦白大派的同事面前，她發起窘來了。

『羅維娜』，這名字倒是和她本人一樣地響亮活潑——她想。但又不知該如何表示自己的好感和友誼才好。

可是維娜馬上和她談了起來，談到工作隊，談到工作的進展，談到她們共同喜愛的各種事物……在她的聲音裏，有着一種單純而喜悅的力量，不知不覺地吸引了這個羞怯的同事，她們逐漸投機起來。幾分鐘後，她也擺脫開了自己的忸怩，逐漸地活潑自然了。

x

x

x

晚上，船停泊在江心中，毛邊的上弦月，伴着稀朗朗的幾顆星了。江上起了一陣薄霧，夜色迷蒙而美麗。……